





林玉露卷之九

廬陵羅大經 景綸

以學爲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搯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



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艸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

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

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欽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象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凡  
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  
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初讀只似  
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  
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  
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

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  
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  
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  
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  
笑明庭鴛鴦其作村莊大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

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



潛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譚梵

白羊先生

紹興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

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



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後便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

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靡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



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祭祭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自促迫艸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雪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譽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眼燮理

### 東坡詩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龜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中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

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來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



爲僧

鮫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鮫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卽不敢題鮫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鮫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繫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

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



時霸王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徵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

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直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



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  
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  
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  
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  
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  
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  
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

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  
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  
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  
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鞍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  
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  
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  
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  
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  
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  
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



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  
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  
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  
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  
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  
有詩云野水多於此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  
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

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  
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  
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  
已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  
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  
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  
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  
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



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  
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  
亦宜乎

###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  
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擩頭細  
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  
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  
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  
後因作詞送胡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

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  
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  
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  
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  
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意也  
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  
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



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  
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  
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  
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  
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  
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  
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當宜駕  
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  
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  
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

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  
甲第高亦此意

###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  
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  
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維寧曰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  
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  
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  
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



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而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沒身而已矣

###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此離作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

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後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瑒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脊別是一天地醉鄉何嘗有生



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辭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橋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

鶴林玉露卷之十

養兵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



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  
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  
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  
箭賣牛犢愁氣變又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亾在  
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  
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  
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婦問訊疑猶強  
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

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向觀此二詩  
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  
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  
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  
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  
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  
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



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  
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  
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  
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  
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  
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  
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  
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  
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  
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  
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  
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  
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  
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  
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  
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



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  
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  
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  
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  
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  
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  
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  
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

是汝皮肉雖皴見精不皴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  
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  
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  
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  
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  
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  
多少混融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



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馬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骨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襪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艸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頽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仔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拔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櫟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

翹字下居材  
字况下達  
錄一條可見



興也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  
誅宰詔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  
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  
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  
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  
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  
挾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  
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蠶雖去

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蠶乎惟管仲之告  
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  
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  
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  
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  
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  
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  
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  
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



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  
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  
之志則誅其兇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  
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苟卿立性惡之論  
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苟  
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  
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  
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又  
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  
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  
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  
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  
梁落燕泥之句庭州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  
凋斲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  
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  
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  
浦鷗防歲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  
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



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  
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抉君子之詩文以爲罪  
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摘抉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  
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  
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  
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  
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  
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  
朱崖量移合浦郭公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  
來住海濱莫向沙邊羨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

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  
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  
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  
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  
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  
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  
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  
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鈎鞞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  
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達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勢悍惠帝仁柔爲宗社

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酈亾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磊苴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要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梱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時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攷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勅之文叔



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勅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sub>采</sub>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sub>華</sub>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塔斬其首申臺



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

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大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



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變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湏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 廬陵苗塩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塩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塩反勒民戶納塩由是輸苗一斛者并塩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恠若塩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

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闕者是可歎也

###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太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  
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  
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  
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  
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  
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  
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

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  
髑髏謂莊子曰予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額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  
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



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只悉爲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入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熾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 猫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聞相傳謂猫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編林玉露卷之一

編林玉露卷之一





聖